

王独清: 欲推倒诗、画、音乐墙的诗人

陆耀东

内容提要 王独清的新诗很富特色, 不仅将浪漫主义与未来主义相结合, 而且熔诗、画、乐于一炉。本文即具体论述王独清的诗是如何力求推倒诗、画、音乐的界墙, 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关键词 王独清 新诗 绘画 音乐

王独清(1898—1940), 出身破落官僚家庭。他少年时代即开始投稿《秦风日报》, 16岁任《秦镜报》编辑时, 因灾祸被迫离乡出走。曾任上海《救国日报》编辑, 一度赴日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回到上海。1920年春赴法, 并漫游德国、意大利、瑞士诸国。他生活清苦, 有时濒临绝境, 靠出卖体力劳动维持最低生活, 但仍存爱国之心。1925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欧洲, 王独清激动万分, 于是年冬回到国内。1926年经郑伯奇介绍加入创造社, 负责编辑《创造月刊》。同年去广州任广东大学教授, 后任文学院院长。1927年任创造社常务理事。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 任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1930年主编《展开月刊》。抗战开始后回陕西, 1940年病逝。

王独清 1923年开始诗歌创作, 192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圣母像前》, 以后出版的诗集有:《死前》(1927)、《威尼斯》(1928)、《II DEC》(1928)^①、《埃及人》(1929)、《锻炼》(1932)、《零乱章》(1933)等。在创造社成员中, 诗创作的成就, 王独清仅次于郭沫若。

他的生活、思想和诗作, 在 1925年回国前后有较大的变化。诗风虽然一直受象征派、未来派的影响, 但整体上更多的是和浪漫派相近。在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上, 往往抱极端主义。前期, 在《一双鲤鱼》中^②, 他简单地说:“人生即文学, 切实即艺术。”又说, 文学要“写出人间底痛苦, 掘出人间底真诚”, “诚实即美”。他强调“生命”、生命悲剧的普泛性和重要性。他是矛盾的: 主张真诚, 又不免于虚伪; 欲求振作, 又离不开颓废的浪漫谛克; 神往纯真的爱, 而自己又爱过多位女性。诗集《圣母像前》展露了作者 1923年前后思想感情的波澜, 《序诗》说:

我是个精神不健全的人,
我有时放荡, 我有时昏乱……
但是我却总是亲近着悲哀,
这儿, 就是我那些悲哀的残骸。

他又说“我是个性情很孤独的人”, 这可以说是真实的剖白。《圣母像前》一方面认为私生子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孔子的母亲颜氏

女(“纣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是“悲哀之母”、“智慧之母”;另一方面,玛利亚和颜氏女自己又似乎带着负罪感。其实,在两千年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古罗马、古埃及、古以色列,在奴隶制后期,有私生子并非耻辱。诗人显然还有封建的传统观念和西方基督教徒宗教意识的残余。诗人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常常会受到无形的歧视。在王独清《圣母像前》诗集中,抒情主人公有时如同患了“可以致死而不可治的病症”的垂死者,有时是“弃了人”的“流罪人”,是漂泊的“无籍”者,他的故乡是不堪回首的地方,听到的是荡情的歌声、失望的哀曲,过的是颓废的、忍辱的生活。诗篇弥漫着浓浓的伤感情调,但也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希望地中海上的“第二长安”“再兴”,期望祖国“再兴”。和许多留学生一样,诗人身在异邦,心向祖国,甚至作梦也梦见了祖国。在《动身归国的时候》中,诗人写道:

我看见了治水的禹,我看见了三千
门徒围着的孔子,我看见了在江边行吟
的屈原,并且我看见了建造万里长城的
那些不留姓名的大匠……

哦!天是那样的青,风是那样的温!
……

哦!好伟大的山!好壮丽的河!
……

诗人一再提醒自己(实际上是提醒读者),不能忘记“我是一个有故国的人”,“我是一个中国人”,他说:“我的故国,那儿,伟大的民族,眼看就要破裂,灭亡!我,还是归去,迅速地归去,这儿不是应该久留的地方!”拜伦式的热烈爱国的情怀,于此可见。

诗人欲离开欧洲,对祖国的爱无疑是主导原因,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失望不能说没

有作用,他在《我飘泊在巴黎街头》中说:

多少悠扬的音乐,多少清婉的歌唱,
和多少的耻辱,悲哀,自杀,
都在这负着近代文明城市的河旁,
在这河旁来装点着繁华。

应该说,作者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标志——巴黎,是有所认识的。

王独清在法国开始创作的时候,无论是中文、法文,水平远远高于李金发。他受象征派的影响,主要为重音韵格律形式。他说,因为睡觉的地方臭虫太多:

我气到在房中使劲地散步。我把煤
油灯点起,但是没有事情去作,我手头只
带着两本 Larousse^③出版的“Anthoogie
des Ecrivains Francais du Xix e Siec
e”^④,我便在其中选些诗来翻译:我把米
勒瓦底《叶落》、拉马丁底《湖滨》,魏尔
冷底《秋歌》等等都放在了中文的韵律
之中。^⑤

稍后,王独清对象征派中的颓废派发生浓厚的兴趣:

耽美派的艺术在我的眼前慢慢的闪
出了它发亮的光辉:我咀嚼着包特莱尔
以下的作家,用了贪饕的情势我去消化
他们。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我倒在 Stim
mungskunst^⑥底脚下,醉心在那些病态的
美感之中,走进了所谓 Klangmalerei r
bacing^⑦以及其他等等的迷魂阵里面了。
我全身发热地做着创作的工夫,为了自
我的满足,我搜索着一种特别动人的句
法和一个恰好的字眼过我底日子。有
时,因为一个字想不出来的缘故,竟至一
天我都忘记了吃饭。^⑧

他还讲述了在罗马过学者生活时的“无上的快乐”，接着说：

但是，这却完全不曾阻挡我奔放的诗的热情。我在 Forum^⑨ 和 Coliseum^⑩ 间徘徊留连，我从那些古代文明的墟墓中烟土坡里纯到 Nostalgia^⑪ 的夸张的诗意上面去：我用罗马比着长安，向吊古的情怀中放进了民族的伤感，这样，我制作了些现在流传或现在已经失掉了原稿的许多诗篇。还有，Romamoe^⑫ 也追随着我。

如果说，诗人最早写的诗集《圣母像前》中，既有浪漫主义倾向，也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因素；那么在稍后出的《死前》、《威尼市》中个人创作特色更为鲜明、突出。《死前》中的抒情主人公坦陈：“我底生活，完全是不健全的生活，我底生活，是尽被无谓的伤感埋没。”而且，诗中仍弥漫着伤感情绪和色彩。在音韵和格调上作了新的大胆的和较为成功的尝试：

细雨，细雨，细雨，落花，落花，落花，
我们，我们就走在苍苔和石径之上，
冒着细雨把落花往来地践踏。

落花，落花，落花，细雨，细雨，细雨，
啊，我们都和这细雨中落花一样：
在静默中，向着泥土这样归去！
……^⑬

在濛濛细雨中，在落花石径上，抒情主人公和他的情人来回漫步。这样，“我们”和细雨中的落花命运一样。这六行诗，用了八次“细雨”、八次“落花”，但这低回重复而带有伤感情调的格律、文字、音乐、意境，相当和谐统

一。在新诗史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创造。戴望舒写于 1927 年春夏之交，被叶圣陶称许替新诗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的名诗《雨巷》，也许与之没有什么关联，也许只是不约而同地神往魏尔伦，将音乐、诗情、绘画融合成一个艺术有机体，因而各自创作了格调、韵律动人的诗篇；不过王独清在时间上先行一步，戴望舒后来居上，更为成功。

1928 年，王独清出版了两本诗集《威尼市》、《II DEC》。前者写于回国前夕，后者则系回国后所作。《威尼市》前面有一篇《代序》述说对诗集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他声称：“我以前的生活是完全被一种伤感的享乐主义者底气氛所支配。”“现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已经决心不再作这些无聊的呓语，我要把我底生活一天一天地转移到大众方面，我使我底生命一天一天地紧张下去。”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愿望，《代序》对《威尼市》在格律方面的成就，甚为得意：

我把这几首短歌重新读了一遍，我自己也不觉吃了一惊。我从前对 Stimmungskunst^⑭ 的倾心，真要算达到发狂的状态了。你只把这几首短歌中的任何一首挑出来细细地读一下罢，你看我对于音节的制造，对于韵脚的选择，对于字数的限制，更特别是对于情调的追求，都是做到了相当可以满足的地步。

这是一首长达 160 行的抒情诗，分十章，前三章和第十章每节十二行，每章两节，每节六行。四至八章每章十四行，每章两节，每节七行。第九章二十四行，分两节，每节十二行。各章的两节，其首行、尾行两行都重复歌吟。全诗的基调是缠绵伤感的低沉咏唱。但每章第一行音节都不相同：

一 是谁 在那儿 缓缓地 轻歌

二、天气是像要下雨又不肯下
 三、我们在乘着 一艘小舟
 四、噯，你底声音！ 噯，你底声音！
 五、这阳光晒得我 好懒，好懒！
 六、我靠在开着的 Vitrail 底旁边，
 七、你说你这次走后是再不回转，
 八、你这月下的歌声，月下的歌声，
 九、哦，这 Gondola^⑮这样载着我们前去，
 十、哦就让这 夜风
尽管吹着我 中了酒的 醉脸，

十章首行诗的音节安排各异，但都带有诱发性，使以后诗行的音节和旋律沿着它预置的轨道前行。它的每个章、节的结尾诗句，节奏和旋律也较充分地表现出白话新诗多样化的特长：

一章：啊，郁人的呀，这是谁在拉着提琴的长弦？……
 二章：（我斟满了一杯酒给你，你却只用唇儿轻轻地一呷……）^⑯
 哦，你，你坐下，坐下！
 三章：（或东或西或南或北地飘流。
 飘流，飘流，飘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四章：（这水好像在忧郁又像娇痴……
 我，我一到看见他的时候，）
 便恨不得教他来把我淹死！
 五章：（啊，我，我跟你底后边，）
 慢慢，慢慢……
 六章：总之，微温，微温，微温，微温，
 这春夜底时间，真微温得有些
 醉人！

七章：那么你快来把你底颊儿偎在我底胸前，不要动转，那么你快来先偎着我坐个半天！
 八章：不过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九章：其实我把心已经给了你底眼睛，但是，你底眼睛却怎么似睁不睁！
 十章：（噯，我，我愿我，我倒了下去，在这儿病死，）好借这安静的月光来收敛我底新尸！

二、三、五、六、八章，是很有特色的，至少在中国新诗中，是前所未有的，后来用这种格律也极少有。这是融化了法国重音乐美的象征派和中国古代词曲格律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格律。

《威尼市》的每一章，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音乐旋律，为节省篇幅，这里以第八章第二节为例：

你这月下的歌声，月下的歌声，
 把你底
 忧郁和放肆，
 交给这冷风向四面
 送扬，
 就尽管这样忽高忽低地
 诉出许多的往事，
 使人底心尖，
 在个被迫害的摇动中受着重伤……
 我，我在夜半的 Rio底桥头立定，
 沉迷着这就要入眠的 Canaval底歌声。
 噯，这真像是堕在了梦中，
 不过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这长短不一的诗行，内含一曲动人的旋律。第一行诗是引子，下面引出“往事”，使“我”心灵“受着重伤”的往事。这一部分是诗的主体，也是诗的音乐旋律的主体。结尾强调：“我的前胸，在痛，在痛”。余音不绝。从前

引的诗可以看出，各个诗行没有相同的音乐节奏，字数也不一样，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有时还把一行诗用标点分成几段，如“不过我底前胸，在痛，在痛……”音乐上增加了“我”的痛感。

《威尼市》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和尝试，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时间上，它早于徐志摩、闻一多和戴望舒。虽然徐、闻和戴不一定受过王独清的诗的影响（王独清的《威尼市》写于1925年，但出版已是1928年），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追求诗的音乐美，都有创获。《威尼市》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前期新诗中格律优美的作品之一，和闻一多的格律诗有所不同，不是向传统的诗歌语言靠拢，而是从口语中选择、提炼，如“坐下”、“飘流”、“挽留”、“慢慢”、“微温”、“醉人”、“在痛”、“似睁不睁”，格律更加多样化。这种艺术上的创造，是未来派的遗泽促成，但又有突出的独创性。可惜后来无人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

王独清回国后写的政治抒情诗《II DEC》，于1928年11月出版。诗的内容是表现广州暴动及其失败的情景。由于这时王独清和创造社中的不少人正把火力集中在鲁迅身上，又自诩自己的创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此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鲁迅曾给予尖锐的批评：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①，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的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

鲁迅的评论是有根据而且基本上是符合实际

的，但也有可补充、修正之处。一、王独清在广州亲历了大革命，诗中一些对大革命的描写并非“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二、标点和“铅字逐渐大了起来”，主要是受未来派重视“字体变化”影响。作为诗，《II DEC》不能说是成功的，但在受未来派影响的中国新诗中，它是相当典型的。它通过一个未来派诗人对革命的“火”和反革命的“火”的感觉，抒写心灵的颤动。诗的第一部分，那是革命高潮中情景，诗人所赞颂的，有真的革命的火，也有阿Q式的，后者如教授的仆人，将教授捉住，毒打，还说：

——踢开！踢开！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叫我给他底太太买一匹绸子，我买错了，他骂我，还把口水唾在我底脸上……可是现在，先生！……不过他底太太很年青呢，我还有点爱她……

对于革命的群众的“火”，作者采取泼墨式的涂抹，只是写火、喊声、红旗、标语，交待式地说攻打监狱、机关。第二章写群众大会，以及貌似革命的极端行为。第三章革命失败，半天就有二千多人流尽了血。写的都是略图，都是漫画式的。诗中夹杂着不少未来派的声音。比如诗中有人说：“不过有许多电杆已经被我们烧断了，但是不要紧，我们可另栽新的”；“不这样，怎么可以肃清反动底势力？……我们要重新建筑房屋，我们要重新栽起电杆。旧的不去，新的永远不会到来的……兄弟，这不算什么！”这完全是未来派的理论。至于革命队伍中部分人的非人道的流氓无产者的行动，诗人以欣赏的态度对待，也很明显：

——现在我要使你在地上
爬爬
我要来把你底头发

拔拔

现在我要叫你穿衣服

脱脱

我要用枪这样在你身上

戳戳

——哈哈!

这种行为,在流氓无产者身上是司空见惯,正派的革命者则不会苟同。而诗人显然以为这是“革命行动”。

创造社在 1929年 2月 7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客观地说,在创造社后期,王独清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他担任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又是《创造月刊》后期的编辑、主要撰稿人。大概由于王独清倾向托洛斯基的观点,公开抨击斯大林和 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路线,再加上创造社内部个人之间的纠纷,他与创造社其他成员必然分道扬镳。1932年 7月出版的《锻炼》和 1933年 8月出版的《零乱章》,前者与当时一般化的革命诗歌一样,革命的决心,誓言多,空话多。作者声称:

要是我真是诗人,那就再让我锻炼,
锻炼到,我底诗歌能传布到农工中
间!

——《改变》

我底诗歌:它将是汽笛底哄笑,
它将是苦力底动人的叫号,
甚至它将是烈火底怒吼,
要把旧世界全部烧焦……

——《你们说……》

要是我被人捕去时,朋友,
你千万把你仰慕革命的热血
蘸上你那灵活的笔头,
给我,给我写一篇生活的纪录。

——《要是我被人捕去时》

虽然当时革命处于艰难的低潮时期,但诗人对未来仍怀着胜利的希望,写道:“旧世界,你等着!等明天我们再来火葬你!”《零乱章》中的《夜声》、《月光》、《能唱》表明,王独清似欲继续过去对新诗格律的尝试,但未见进展即隐身。

1934年,穆木天在《现代》5卷 1期上发表了《王独清及其诗歌》,说:“从‘五四’到‘五卅’代表中国诗坛的大诗人,可以举出郭沫若,徐志摩和王独清来。”并认为:“代表贵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则是独清。”穆木天的评论,值得再议,但王独清对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如以流浪的知识分子的眼看世界;并以其心去感悟欧洲人的生活;把绘画、音乐和诗,融为一体;从口语探索中国新诗格律之路,非常突出,尤其是他受未来派影响在字形的变化中求得从形体表现诗意,在中国是独一无二,这里,仅举几例:

例一:

啊,这样黑的夜,这样黑的夜!但是,不对,已经交了天明的时候了。不过,总

还是黑的,黑的,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呢!风又是这样的大,这样的大,这样的大!

但是,看呀!看呀!一片红的东西冲到半天上了……啊,哪一方也是一片……啊,

还有,那一方也有一片呢!啊,还有!哪儿!还有哪儿!……满天都红了,红了,红了……

是火!是火!

是的,是的,满天都是火,火,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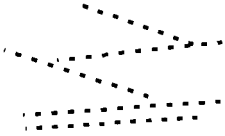
火•••

火，火……

(陆按：初版本诗集第 5 页，字体越来越大，是表现革命烈火的气势。)

例二：

XX 武装起来！
 打倒军阀战争！
 世界 XXXX 联合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没收 XXXXXXXX！ 标语！
 土地 XXXXXXXX！ 这都是我们底的口号
 一切 XXXX 归还 XX！ 呀！但是我们 XX 军底的
 口号却是：
 B'doo!
 哈哈！好个简单的！



(陆按：初版本诗集第 12 页、13 页，表现墙壁上贴满了革命的标语。)

例三：

同志们还在不断地向反革命进攻呢。
啊，不断地进攻，进攻！

Ponponponponponponponponpon…

真正的同志是不休息的！

Ponponponponponpon…

Pon… Pon…

Pon… Pon…

PON

(陆按：初版本诗集第 30 页，法语，拟声词“嘭”。)

例四：

…

— — — — —
— — — — —

!!!!!!!!!!

!

!

!

真正的同志是不休息的！

(陆按：初版本诗集第 31 页，表示进攻的声响不停。这都是用字体字形作画以表现内容的显例。)

- ① 《II DEC》：十二月十一日。20 世纪 70、80 年代，国内仅湖北省图书馆藏有孤本。后据说又发现一本。
- ② 王独清：《一双鲤鱼》，载《创造季刊》第 2 号，1922 年 8 月 25 日出版。
- ③ 拉鲁斯出版社。本文外文翻译请张箭飞博士代劳。
- ④ 法国 19 世纪诗文选。
- ⑤⑧ 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6、76—81 页。
- ⑥⑭ 德文：情绪的艺术。
- ⑦ 德文：音、诗、画交融的。
- ⑨ 罗马广场。
- ⑩ 大剧场。
- ⑪ 怀旧。
- ⑫ 罗慕路（疑为罗马城建筑者之一）。
- ⑬ 《死前·SONNET》。
- ⑮ 冈多拉（威尼斯的一种船）。
- ⑯ 括弧内的诗，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而引录，此处上一节与这节不尽相同。后面加括弧的引诗亦如此。
- ⑰ 附带说明：王独清的原诗为“pon pon pon”，疑鲁迅此篇的引文有误。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责任编辑 元亮

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Li Zehou's Idea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Han Demin (38)

The effort of shifting from "revolutionary Marxism" to "constructive Marxism" determines the position of spiritual edification and personality building in Li Zehou's practical aesthetics. Throughout his studie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he never forgets and tries to discover the laws in the formation of psychological identity. The three levels of delighting ears and eyes, delighting mind and will, and delighting spirit and soul concretize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flu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nd. Meanwhile, Li holds firmly the subordinating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relevant spiritual culture on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al ontology. For him, the free personality of the subject resulted from aesthetic education bears not only the aesthetic ideals of spiritual culture, but also the social ideal in all walks of life on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practice, leading directly to a social utopia of aestheticism. Positively speaking, Li's idea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pave the way for the reform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1990s, and negatively speaking, these ideas are still limited within the Western humanism and scientism.

"Retelling" and Constructing:

Hu Shi's New Views of Literary History

Luo Zhenya (48)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living literature, which is vivid and popular, and dead literature, which is orthodox and rigid, is Hu Shi's main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idea of new literature originating from the people is a heavy blow to the aristocratic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thought. His "destructive retelling" is very original and inventive in spite of some weaknesses and biases.

The Unit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 Lao She's "Humor"

Gu Shicang and Wu Xiaomei (55)

This paper discusses Lao She's personality, his ways of knowing and expre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ject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time, which made up the special features and values of Lao She's humor. Lao She was an intellectual and a writer who never detached himself from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His personality determines "pretentiousness" in his humor, which is a projection or reflection of his subtle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Wang Duqing: A Poet Who Wants to Overthrow

the Wall of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Lu Yaodong (62)

The intellectual tour of Jean-Paul Sartre:

Dialogue between Lu Mingjiu and Qian Jinsen

The Greatness of Anti-Japanese Art and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ian Han

Dong Jian (81)

Lao She and Tian Han:

The Mission of Playwrights between 1957 and 1958

Hu Xingliang (85)

Propelled by the Soviet's "thawing of the ice" and the China's "two hundred" policy, the Chinese dramatists and playwrights gave a re-evaluation of modern western drama and made a positive reassessment of May 4 tradition, emerging